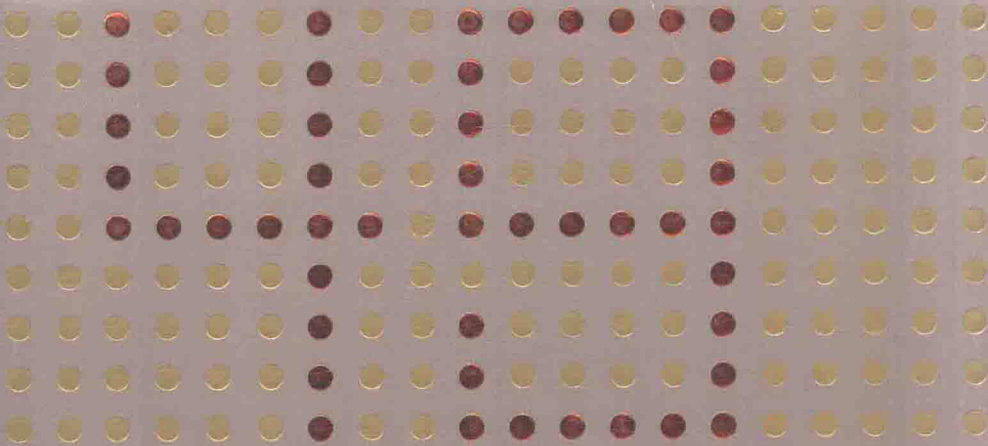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

第四十九集 电影卷二

张骏祥 序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中国

---

# 新文学大系

---

1937—1949

第十九集

本书编辑委员会编

#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—1949》编辑委员会

赵家璧(顾问)      丁景唐(顾问)

孙 颢    江曾培\*    余仁凯    周 天

范政浩    郝铭鉴    聂文辉    倪墨炎

(按姓氏笔画为序,\*为本卷执行编委)

本卷编选者

张骏祥    姚国华    戴中孚

本卷责任编辑

孟 涛

封面设计

袁银昌

版式设计

蒋福海    王 敏

# 电影卷二

张骏祥序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松花江上·····  | 金 山 ( 1 )            |
| 万家灯火·····  | 阳翰笙 沈 浮 ( 57 )       |
| 艳阳天·····   | 曹 禺 (129)            |
| 小城之春·····  | 李天济 (211)            |
| 哀乐中年·····  | 桑 弧 (266)            |
| 丽人行·····   | 田 汉 (333)            |
| 恋爱之道·····  | 夏 衍 (399)            |
| 珠江泪·····   | 陈残云 (452)            |
| 乌鸦与麻雀····· | 陈白尘(执笔)沈 浮 郑君里 (521) |
|            | 赵 丹 徐 韬 王林谷          |
| 编后记·····   | (625)                |

## 松 花 江 上

(一九四七年长春电影公司摄成影片)

金 山

—

松花江畔。

破晓，乌云低垂。一轮朝日冲破乌云，涌出地平线。

粼粼的江水。阳光映射在水中，泛起一片耀目的白光。

时值严冬。江面上有些地方结起了冰，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，江水在冰层的断裂处涌流着。

镜头摇过远处开阔的江面。江水浩淼，在天地间铺开，极目可见隐隐的江岸、远山……

化入一座大石桥。桥上，一行农民装束的人走来。其中一人发现了什么，向身后的同伴指点着远处。

桥下，巨大的桥孔。远处冰封的江面上，驶过一队马车。这是松花江畔的农民，载着自己丰收的果实，前往城里售卖。马车一辆接一辆，从冰上辘辘驶过，长长的，好象没有尽头……

车队在荒野上行进……

车队驶上了乡郊大道……

车队经过一路边小屋，渐渐近来……

字幕：“九一八”前 在东北之松花江畔

马车近来。领头的一辆上，赶车的是个青年。他头戴一顶白花花的羊皮帽，身穿一件白色的羊皮大衣，高高的鼻梁，身材健壮而又显得有几分英俊，手里挥动着长鞭，自豪地大声吆喝着牲口。

紧跟在他后面的大车上，车把式是个粗壮的大汉。身上同样是一件羊皮大氅，头上一顶皮帽子，但颜色是黑的。

青年放开喉咙，回身喊道：“嘿！到啦——”

大汉也兴奋地挥动鞭子，催车赶上……

## 二

远山脚下。疏林掩映，小村隐隐，景色秀美。

小村街头。狭窄的街巷两边，房屋已经破旧。但街上人往人来，熙熙攘攘，给人一种和平、自足的印象。

离村不远有一家大车店。一个不算小的院落，两扇厚厚的大门也有些残破了。门前立着一根木杆，上面高高地悬着一个有点象灯笼似的招幌。

院内。镜头缓缓摇出房舍、牲口棚、石碾……院子里有一两棵树，几只鸡在悠闲地寻找着食物。

镜头推向一扇贴着窗花的小门。从里面飘出姑娘轻盈的歌声。

唱歌人是个俊秀的农家少女妞儿。她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，一身半新不旧的衣裳整洁、合体。圆圆的脸上，一双明澈的大眼睛，显得格外活泼、可爱。

妞儿一边哼着歌，一边给她心爱的小猫准备饭食。她动作麻利地在砧板上切着什么。切完，放下刀，拿起手巾擦擦手，用筷子把砧板上的东西扒入碗内，一边搅拌，一边走到一小橱前去找东西。

这时，从堂屋里传来老祖父的喊声。

“妞儿啊，快来吃吧！”

“哎，爷爷，我就来！”妞儿转过身来，冲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答应着。

“妞儿啊，你又在干什么呢？”妞儿妈也有些耐不住了，在里面问道。

“妈，我在给小猫拌饭呢！”

少女说着，从橱中抓了几把东西放入碗内，麻利地搅了几下，把筷子往碗里一顿，说了声：“好啦！”然后走入堂屋。

堂屋里。一家人正围着炕桌吃饭。桌前坐着妞儿的爷爷、父母，还有两个店里雇的小伙计。

妞儿一进屋就爬上炕，从被垛上抱起心爱的小黑猫，就势坐在了祖父身边。

她叫了一声：“爷爷！”

老祖父虽然上了年纪，但身体还很硬朗，精神矍铄，嘴下一把胡子。他疼爱地看着孙女：“快吃吧！还有一口饭，快吃完了吧，啊！”

妞儿妈也心疼地数叨着女儿：“你呀！你就顾着那个宝贝猫！”

妞儿爹是个厚道的汉子，憨憨的，此时坐在一旁也插话了：“唉，你就随她去吧。”

妞儿妈听了一撇嘴，嗔着丈夫道：“都是你惯的呗！”

妞儿爹憨厚地笑了。

妞儿在一旁听着大人们谈话，感受到长辈的宠爱，得意地冲母亲一笑。老祖父见此情景，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，也爽朗地笑起来。

妞儿爹见老人高兴，端起酒壶对老祖父说道：“爹，再喝一杯吧！”说着，给老祖父斟上了酒。

老祖父端起酒盅，一饮而尽。他放下盅子，正拿起筷子想夹菜，看了看身边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给身边的小伙计每人夹了一块肉。



“你来一块!”

“你也来一块! 快吃, 啊!”

妞儿爹也接上来说:“吃饱了, 好干活, 啊!”说着, 又把头转向老祖父, 夸奖道:“爹, 这俩小伙计倒很不错啊!”

老人连连点头:“嗯, 嗯, 挺灵! 来了不多日子, 什么活都会干了。”

妞儿妈在一旁一心想着自己的女儿, 连夹了两块肉, 送到妞儿碗里:“这两块肉给你吃了吧!”

妞儿慌忙摇头:“嗯, 我吃不下了!”说着, 把头向祖父一扭, 清脆地说道:“爷爷吃吧!”

“嗯, 我够了!”老人一摆手。

妞儿又笑盈盈地转过身来:“那么, 爹!”说着, 把肉放入父亲碗中。

妞儿爹满意地:“好孝顺!”

老祖父也爱怜地用手指戳戳妞儿的额头。妞儿得意地一笑。

这时, 从屋外传来一阵喧嚷声。

妞儿听到, 心中一动。

“哎!”

“怎么?”祖父问道。

“大车队来了! 爷爷, 你听!”

众人都把头向外扭去。

老祖父:“哎, 是大车队来了!”

妞儿立刻惊喜地:“哎, 那表哥他们都来了?!”

老祖父急忙招呼大家:“快吃! 快吃!”

大家都赶紧端起饭碗, 匆匆忙忙往嘴里扒着饭。

妞儿早已没心思吃饭了。她紧扒了几口, 第一个放下碗, 说了声:“我吃完了。”便起身准备下炕。

老祖父也放下手中的碗:“嗯, 我不吃了, 收拾收拾吧。”

众人见老祖父撂了碗, 也急忙放下碗筷。妞儿妈下炕收拾着桌子。

老祖父对两个小伙计:“你们先到院子里去, 啊!”

两个小伙计答应着, 走出门去。

妞儿这时也滑下炕来，帮助母亲端起东西走进了厨房。

车店院内。一片紧张、兴奋的气氛。

几头猪哼哧哼哧地被赶进猪圈。

一群鸡鸭，东躲西逃，虽然很不情愿，终于也被赶进了栏里。

一个伙计搬来喂牲口的食槽，放好；用扫帚扫着牲口栏上的灰尘……

老祖父戴着一顶东北农民特有的三块瓦式的毡帽，身穿一件黑色棉长袍，叼着烟袋，从容不迫地从屋里走出来。

他向四周看了看，对屋里的妞儿妈喊道：“把下屋的炕都烧起来，啊！”

“哎！”妞儿妈应着，抱着一抱劈柴走出门来，进了客房。

她在炕灶前蹲下身，动作熟练地填好劈柴划着了火。

不一会儿，炕灶里就燃起了熊熊的火苗。

### 三

村头。人们纷纷走出来迎接大车队。

大车驶进了村口，一群孩子跑上去，兴高采烈地叫着、跳着……接着又返身跑在大车前面，把车队迎进了村……

车把式们得意地吆喝着牲口，鞭子甩得“啪啪”响；大车一辆接一辆飞奔起来。

街上到处都是人。孩子们在大车周围窜来窜去，手舞足蹈地欢呼、雀跃，大人们站在一旁观看，大街上熙熙攘攘，人欢马跃，如同过节一般。

车队穿过拥挤的街道。站在小货摊后面的陈二叔——一个胖胖的男人，探着身子跟车把式们打着招呼。

“回来啦！”

“好吗，陈二叔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

说话间，大车已经飞快地驶了过去。

一群羊想穿过街道，被一辆接一辆飞驰而过的大车挤回了路边，乱作一团。

一群鸭子惊慌地叫着，一扭一扭地从大道上穿了过去……

大车店外。两个小伙计推开大门，老祖父和妞儿爹走了出来。远处传来马铃和欢笑声……

老祖父向远处望去，大车在孩子们的簇拥下飞奔而来，后面扬起一路尘烟……

车到门前，车把式们跳下车，一边拉着牲口往大院里走，一边和老祖父爷俩打着招呼，就好象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。

院内。大车在陆陆续续往里赶着，院子里立刻热闹起来。

老祖父站在院子当中冲大伙喊道：“把牲口都卸下来吧！大车放在门口也行。明天一早赶趟，啊！”

车把式们答应着，忙着卸牲口。

穿白羊皮大衣的青年卸下牲口，牵到食槽边，让它吃上料；抬头看见妞儿妈从屋里走出来，便叫道：“表婶，忙啊？”

原来，他就是妞儿的表哥。

“不忙！今儿赶了多少路啊？”妞儿妈一手抱着劈柴，一手提着根烧火棍，一边快步往客房里走着，一边扭头回答。

“八十里啊！”

“快进屋歇歇吧！”妞儿妈说着，人已走进了客房中。

“哎！”青年冲着她的背影应着。

大车还在陆陆续续地赶进院来……

牲口槽前，青年问在一旁干活的大汉：“嘿，明天一百二十里吧？”

“一百三十里！”

“噢。”青年应了一声，正欲低头干活，忽听一声清脆的叫喊——

“表哥！”

青年回身一看，见是妞儿。她一手端碗，一手提壶，睁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，笑盈盈地站在屋门口望着他，显得十分俊美。

“妞儿！好多日子不见了，啊！”青年惊喜地喊道。

“嗯！”妞儿点点头，接着爽声对两人说道：“喝碗水，进屋歇歇吧！”

两人应着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一起走进屋来。

店主人屋内。妞儿把两只大海碗放在桌上，向里面倒着水。青年在一旁脱掉大衣，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。

他打开纸包，里面是块颜色鲜亮的花布。青年笑着向妞儿递过去：“这是给你的。”

“啊！”妞儿惊喜地双手接过来。她迫不及待地在身上比量了一下，又连忙向里屋喊道：“妈！妈！”

“哎！哎！”妞儿妈应着走了出来。

“花布！表哥给的花布！”

妞儿妈托起花布看看，欣喜地赞叹：“好！好！”

青年此时又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纸包，有点不好意思地递给妞儿妈：“这是给您老的！”

妞儿妈接过来打开，里面露出几绺线。她用手扯了扯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：“嗯，这线挺结实的。”

院内。妞儿爹在那里继续招呼着大车进院。车把式们忙着卸车、喂牲口、上料……院子里人声嘈杂，纷纷攘攘。

一伙计走过来，给牲口添上料，又亲热地拍了拍马的头。

几匹马挤在一个食槽前，香喷喷地嚼着草料……

老祖父在院子里四处看看，见诸事都有人在照应，便带着满意的神情走进上屋去。

客房里。已经忙活完了的车把式们在屋里歇着。有的躺在炕上，有的在抽烟、闲聊，有的在解绑腿。妞儿爹在屋子里照应着。

一车把式冲着妞儿爹喊道：“掌柜的，来点水吧！”

“好！好！马上就来！”妞儿爹说着，走出客房，站在院子里扯开嗓子喊道：“嘿！来水呀！开饭啦——”

店主人屋内。妞儿妈听到喊声，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，招呼女儿道：“妞儿快来！”

妞儿应着，随妈跑进灶间。

青年见这里正忙着，便招呼大汉离开：“咱们吃饭去吧！”

大汉跟着正欲往外走，忽又停下来转身向老祖父道：“老爷子吃了没？”

“刚吃。快点吃了，早点歇着吧！”

客房里，大汉和青年走进来，跟其他人打着招呼。

“饭来啦！饭来啦！”妞儿和妈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走进客房。车把式们见了，都围了上来。

一车把式伸头往盆子里看了看，惊喜地叫起来：“哟！好大的肥肉啊！”

妞儿妈笑嘻嘻地说：“没什么好吃的啊！”

车把式们分成两拨，围着炕上的小桌吃起饭来。后面够不着的，就干脆站在了炕上。屋子里说说笑笑的，好不热闹。

这时，老祖父踱了进来。众人见了，忙起身招呼着：“老爷子吃了没？”

“我们刚吃。没什么好菜，饭可得吃饱啊！”

老祖父与众人寒暄了几句，向四周看看，“啊呀，天黑了。”接着，朝外面喊着：“妞儿啊，拿灯来！”

“哎！”

一会儿工夫，妞儿提来一盏汽灯。一车把式接过来挂起，屋里顿时亮了起来。

老祖父问众人：“明儿上哪儿呀？”

“七道岭子！”

“啊呀，不近呢！一百多里呢，啊！”

“一百三十里！”一车夫答道。

“噢，一百三十里呀！吃完了饭早点歇着吧，啊！”

## 四

翌晨。车店院内。晨光中的小院，空气显得格外清新。远处传来公鸡打鸣的声音，彼伏此起。

客房里，大汉闻声醒来。他揉揉眼睛，起身招呼着酣睡的伙伴们：“哎，哎，天亮了啊！起来了啊！”

众人被叫醒，纷纷起身穿衣。

这时，老祖父走了进来，跟众人打着招呼。

车把式们收拾停当，准备动身了，出门前，纷纷掏出店钱，塞给老祖父。

老祖父推托了几下，接下了钱。

院内。大汉第一个走了出来。他从地上抓起把雪放入嘴中，咽了下去，然后，又抓把雪搓了搓手。

早晨的阳光正当头射来。车把式们鱼贯跨出屋门，一出门，便被笼罩在迷人的晨光之中。

院子里变得热闹起来。车把式们拉牲口的拉牲口，套车的套车。妞儿爹闻声走出来，冲着小伙计喊着：“赶路啦！快把大门开开！”

妞儿的表哥见到，跟他打着招呼：“表叔城里没有什么带的吗？”

“给我带双靸鞅吧！”妞儿爹匆匆说了一句，又忙着照应别人去了。

“好，没错！”

一伙计打开大门，挪开了拦在门外的档板。

店主人屋内。妞儿从食橱里拿出几张煎饼包着。这时，妞儿妈走进来。

妞儿：“妈，这点儿煎饼表哥一人吃够了吧？”

“够了。快送去，他们就要走了。”

妞儿应着跑出去。

院内。老祖父从客房里走出来，低头数着手里的钱。数罢，他把钱放入一个褡裢里，又小心翼翼地把褡裢折起来，用线绳一道道地捆好，装入内衣口袋。

妞儿这时正好兴冲冲地从屋里跑出来。她扬起手中的煎饼，对爷爷说了声：“爷爷，这是给表哥带的煎饼！”老人才点头的工夫，她人已经跑远了。

青年刚套好车，正在车前拾掇着什么。

“表哥！”妞儿跑上去，笑嘻嘻地递上煎饼。

青年接过来嗅了嗅，喜欢地说：“好香啊！”妞儿得意地把头一扭：“刚摊得的！”说着，就势转到拉车的牲口旁边，手抚着它的鬃毛和表哥亲昵地说起话来。

“这回你到城里，多久回来呀？”

“十天半个月吧。回来，还给你带花线来！”青年说着，赶动了大车。

妞儿手拉着牲口，随着大车边走边说：“白的够了，这回我要蓝色的。”

说话间，大车已经到了院门口。老祖父望见两人亲密的样子，心中若有所思，站在那里定定地望着。

妞儿爹此时料理完了院里的活，走过来向前看着，对老祖父说道：“今天还是好天气。”

“啊。”老祖父心里想着眼前这一对年轻人，似听非听地点点头。

“走啦？”妞儿妈也从屋里赶出来问道，说着，眼睛随着老祖父和妞儿爹的目光向前看去。

她显然也注意到了两个年轻人亲热的样子。

三人一齐翘首向前望着。

车店外。前面的车已渐渐走远。赶车的大汉见青年还没有跟上来，便回头招呼着：

“哎，走啦！”

“噢，来啦，就来！”

门口的一对儿青年话犹未尽。见同伴在招呼，青年只好一边应着，一边朝妞儿笑笑，说了声“走啦”，然后拉起了牲口。

妞儿点点头，有些恋恋不舍地让在一旁。等车走过去，她又不由自主地上前两步，目送着表哥的车上路。

这时，老祖父和妞儿的爹妈也走出院来，跟车队告别。

妞儿妈朝远处喊着：“道上小心点，啊！”

妞儿爹也说道：“回来时还上这儿来住，啊！”

一家人站在大院的门口，目送着车队消逝在晨雾中。

车队又踏上了旅途，沿着松花江渐渐远去……

## 五

日寇入侵中国。

字幕：九一八。

乡郊大道上，一驾马车急驰而来，马车狂奔，车把式连连挥鞭……

马车跑到了大车店。赶车人未等车停稳，便跳下车来，冲进院里。赶车人拚命地跑着，鸡被惊得飞起来。



他一口气跑到堂屋门口，手扶着门框，喘着气，脸都变了形——原来是妞儿的表哥。

他喘了口粗气，叫了一声：“表爷爷！”

老祖父正坐在桌前抽烟，妞儿妈坐在一旁。老祖父认出是妞儿的表哥，诧异地问道：“怎么，这是打哪儿来呀？”

“打城里来。日本鬼子到了！”青年冲进屋子，气急败坏地说。

老祖父有些吃惊：“鬼子不是在奉天吗？”

“唉，那是九月间的事了。现在他们在水闸北面，咱们松花江的对岸全是日本鬼子了！”

两人听了都呆住了。

妞儿妈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你们的大车队呢？”

“噶，别提了！今天早晨打城里回来，经过大石桥，我们的大车叫鬼子给劫住了。”

“劫住啦！”老祖父闻言吃了一惊。

“幸亏我在后面，我就溜出来了。看样子，他们是要过江来了。”

妞儿妈听了急切地：“哎呀！妞儿跟她爹还上街去呢！”

老祖父也十分着急：“是呀！”

妞儿妈心里没了主意，问公公道：“爹，日本鬼子真能过江来吗？”

“唉，我怎么知道呢！”老祖父也早已心乱如麻了。他焦急地对青年诉说着：“是我叫他们去的。要打仗了，还不买点吃的预备着吗？唉，也该回来了！”

老人说着，急得手足无措。

## 六

小村街头。村民们显然已经知道了日本鬼子到来的消息，三五成群，聚在一起，窃窃议论，心里都七上八下的。

远处，妞儿和爹提着一堆东西走来。

妞儿有点走不动了：“爹，歇会儿吧！”